

# 陽光與陰霾

## — 美國國家森林局的歲月

· 夏烈 ·

「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。」 — 柳宗元：「江雪」

有時會想到山坡上無止無盡的森林，清晨薄霧瀰散在青綠的冷杉及紅木樹群中，四週靜寂，只有許多高大的樹幹默默無聲的俯視著我，似是進入一個不真實的世界，卻沒有虛幻的臆想。

那段在美國國家森林局的日子不短也不長，愉快，也不愉快。

我曾在谷關接受山地作戰師的訓練，主要是岩壁攀登，繩索垂直下降，長時登山體力訓練，還有山地作戰的基本操作。但是美國國家森林局的日子是另一種情調，另一種感受。起碼，一個是台灣，一個是美國，不同的森林，甚至不相似的森林。

### 做了美國官

剛一入國家森林局任職時，已然瞭解這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機構，並沒有感覺是做了美國官，因為工作性質與政治或外交無關。我是大地工程專案經理，也就是技術官。美國的面積是台灣的 265 倍，三分之一被森林覆蓋，這些林地近一半屬私人所有，還有地方政府及私人公司的林地，剩下近 2 億英畝是由國家森林局管轄，也就是台灣故鄉的 22 倍大。有沒有在這兩億英畝上遊山玩水不亦樂乎哪？沒有，因為分區管理，我是在加州及夏威夷州，偶而去別州出個差幾天。小官兒，好地方輪不到我去。

雖是國家機構，但接近森林，所以職工的心態一定比較保守、傳統、愛美國、反共、篤信基督教，當然也免不了歧視黑人及老墨。亞裔因人數相當少，技術高而且溫和，也就不被注意了。這些鄉土味重的老美有兩種稱呼，一是 WASP (意為黃蜂)，代表 White, Anglo-Saxon, Protestant，也就是白種人的英國及德國(盎格魯-撒克遜)後裔，基督教而非天主教，代表主流中的主流。另一個是 red neck (紅頸是戶外曬太陽太多之故)，代表鄉野老粗。當然，在林區工作這種人佔大多數，但是在總局或分局辦公室工作就不一定了。

我的工作是有關邊坡穩定、檔土牆、橋樑基礎、滑雪場的纜車地基、運材重卡車的路面工程，還有工程地質探勘等。因為有工程研究的經驗及博士學位，所以剛一入門也負責研究工作。兩篇論文被接受，到荷蘭及英國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去發表，按規定必須持美國聯邦政府官員護照。我穿著牛仔褲在比利時入境，臉上掛著稚氣，英文有口音，面孔是黃的，引起海關人員的疑心，怎麼會有這種美國官兒？但又看不出任何破綻。於是我向他們解釋，還拿出國際會議的邀請函，才算過關。在歐洲，學成很難找個正式工作，只能開中國餐館 (還得會講溫州話)。但美國是個移民國家，歸化的外國佬甚至可做到像基辛吉那樣的國務卿，就是我們的宰相。

### 寫詩贏過鄭愁予

我在大城市出生及長大，第一次接觸到森林是唸台北國語實小低年級，老師要我們用「偶而」造句。我造的句子是：「森林裡忽然跑出一隻大偶而來。」大概是連想到玩偶及熊。

高中以後加入「台灣省山岳會」及救國團的「中國青年登山協會」。大一暑假隨後者組隊攀登大霸尖山，隊中有些基隆港務局的職員，年齡較長，經驗足，口袋深，登山裝備很高級。其中有位約三十歲左右的鄭文韜，長相英俊，用鄭愁予的筆名寫詩。那時他們看到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小蘿蔔頭，也沒瞄一眼交談過。入山幾天後連日大雨，溪水暴漲，糧食不夠，吸血螞蝗附身（要用燃著香煙燒退）。大隊決定撤返，只選五人去攀登大霸尖山。那當然是年齡較長，裝備精良的鄭愁予等五人。

許多年後，愁予與梅香夫妻和我成爲朋友，由美國來台北住過我家，我替他張羅出版社及各大學演講事宜。有次友人聚會時他對大家說：『我們同一隊爬大壩尖山，我上去了，夏烈沒上去。』我趕緊說：『愁予，爬山你贏了我，但是幸好我的詩寫的比你好！』他說：『可以，夏烈，你手下功夫比我強，我腳下功夫比你強。』

所以，從未寫過，現在要開始學習寫詩了，以追上(及超過)鄭愁予達達的馬蹄。

## 林中伐木人

人們一般認爲國家森林局的局長一定是森林系或植物系出身，不然也是資源或環保有關科系畢業，但我任職時總局局長是土木工程師。爲什麼？因爲主要的工作是開建運材道路到森林中，讓得標的木材公司將伐下的樹木運出來。美國的房屋多是單棟的木屋，不是鋼筋水泥，需木材量極大。運材路總長竟是州際公路的 8 倍。山路地形險峻，一輛運材卡車載滿重後有相當小轎車 40 輛的重量，所以運材山路的設計及施工要比平地道路複雜得多。但這也是爲人詬病之處——爲什麼國家森林局專爲有錢、在國會遊說活動有人、交大筆稅的木材公司或造紙公司著想？環境及資源保護呢？所以有環保組織「賽拉俱樂部」(Sierra Club，加州賽拉山區盛產木材)出來對抗。我的工作是人地的各種工程設計及施工，所以是站在木材公司「不仁」的這一邊。此外，住在森林小鎮的居民也常不喜歡我們，因爲森林局管到這些標榜自由的山野居民，薪酬收入更遠高於他們所得。我有一次晚間開有森林局標記的淺綠色公務車入小山鎮，被人用爛泥擊中車身。

除了工程以外，還要負責撲滅森林火災的工作，森林局的總預算有將近一半用在夏季森林救火。所以我們也經過救火訓練。這並不是每人都像消防員一樣去噴水或打火，我的訓練是使用電腦在火場做地質工程的支援工作。因爲森林大火燃燒多日，火場涵蓋面積極大，所以需要各種專業人員的支援。森林救火員有許多、許多加班費，火災季節工作幾個月，就可暢玩起其他月份，或另外找份工養家。伐木工人相同，是十大最危險工作的榜首，每年每 10 萬名伐木人有 100 名因工作死亡。據美國勞工部統計，是一般工人因工死亡率的 26 倍，超過小飛機駕駛員、高壓線電工、高樓鋼架工、阿拉斯加捕蟹人、及屋頂修理工。(編按：勞工部長曾是出身再興小學的趙曉蘭，現任交通運輸部長。)然而伐木人並不受人重視，嚴格說來，只有一部電影「永不讓步」(Sometimes a Great Notion 或 Never Give an Inch，保羅紐曼主演)是以伐木爲背景。原因很簡單：沒有幾個人曾進入森林看到伐木。對我來說，最能將森林與電影連在一起的是「激流四勇士」(Deliverance，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)。片中一場「班鳩對決」(Dueling Banjo) 更是經典戲作，藝術性極高，觀後迴腸盪氣。原著是 James Dickey 所寫，入選上一世紀百大英文小說的第 42 名。記得片中主角在穿過層層密林後，停下，喘氣，在搖動的樹葉陰影及陽光下說：『有時你要失掉你自己，才能找回你自己。』是嗎？

## 洲際飛彈工地不得去

我們常要入森林查看工地及做探勘工作，運材道路只為運木材，伐光運完後路常就廢棄，所以有不少路面只鋪碎石，連柏油都不上，就是為了省錢及施工快。因為有道路工程經驗，所以我與高速公路機構或顧問工程公司來往也不少。1980 年代美蘇冷戰，美國研發某種洲際彈道飛彈，有一方案是不用固定的發射基地，而是使用日夜不斷繞行的巨型車輛載飛彈，也就是活動的發射裝置，而且每 20 輛運彈巨型車中只有一輛載有核子彈頭，其他都是虛張聲勢。如此，蘇聯必須要將二十輛真假運彈巨車都摧毀才能達成目的，也就是摧毀困難了二十倍。這些車路都是碎石路，所以我被邀請做顧問。訂好了幾天去那兩個州的工地做實勘，有各種專家一齊會合，兼帶開聯席會議。但行前一天我突然被通知有兩人不能去：一位是英國人專家，因為他不是美國公民；另一個是我，因為出生不是美國人，歸化美籍的的不准去核彈工地 — 這是可以瞭解的。後來此方案也未被採納。

美國承認中國大陸後，我深知中華民國處境改變，以私人身份來台灣，與山地農牧局、林務局及國道高速公路公路局做了不少交流，建立友誼，也被邀參加國建會，及成為高速公路局的外籍工程顧問。台大土木系的侯教授有一次邀我來台主持「亞澳道路工程會議」的某一階段，因為缺少能以流利英語主持會議的人，我也很高興，向國家森林局申請獲准。沒想到森林局為我申請官員護照時接到國務院的一封信，言明美國聯邦政府規定不得以官員身份前往台灣，另加註一條：「夏博士如以私人身份前往，也觸犯規定。」如此，沒心去抗爭，掀起軒波，因為我是單純實際的工程人員，不是政客、男模或名嘴。其實，自己請假跑來台灣就算了，國務院知道了還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前不久到地下室整理，看到一些與台灣工程單位來往信件，許多的回憶，許多感慨。台灣曾多年鋪紅地毯歡迎美國老大哥，但承認中國大陸時，竟在凌晨三時，將身患糖尿重病的蔣經國總統由睡夢中喚醒，告以 6 小時後宣佈與大陸建交，國際道義由此可見。

## 「雪鄉」與「江雪」

我自幼接觸美國文化，喜歡美國人的爽朗、開放及誠懇。在森林局那段日子結交了些好友，與他們聊天也很愉快，彼此請到家吃飯，也從他們那兒學到不少美國的習俗、幽默、娛樂及地方特色。他們喜歡我的友善，工程技術判斷，對美國及歐洲的知識及瞭解。對我說：『你 23 歲才來美國，但你比生長在這裡的亞洲後裔還美國化 (more Americanized) 』。

森林或工地是個男人的世界，我們開車入林時，一路談男人的話題，講黃色笑話，唱鄉村西部歌曲，互相開玩笑，要喝純黑咖啡不能加奶糖，因為女性多加奶糖，所以我們不能給人母的印象。有時需要在工地露營，暗中帶手槍防身及帶酒消寒。有一次我們看到斜坡上有一隻長相可愛的蜜獾 (badger, 鼬科動物)，車子立刻慢下來停住，四個大男人跑上小坡圍捉那隻獾 (捉到又該怎麼辦?)，像小孩一樣快樂四面攔圍。還有一次戈登邀我去他工作的林區出差，那個山城多是愛爾蘭後裔，晚上我加入居民舞團跳愛爾蘭舞，也就是今日的大河之舞。晚上回旅館，山路上車燈照到一條蛇過路，竟不是地上滑行，而是弓身 90 度一簞一簞盤行。我下車撿一枯樹枝在車燈下鬥牠玩到入草叢。我屬蛇，第一次看到蛇直立弓行，不知是否車燈的刺激。這與舊

約「創世紀」伊甸園中敘述的蛇行不同。

交到最親近的朋友是肯尼，因為他對東方有興趣，我常對他講述中國與日本的文學、文化與電影。他與丹娜都溫和有禮，不像一般老美一付理直氣壯的氣派，兩個孩子也教養有成，被認為是局裡的模範夫妻。多年後我由台灣回美國，興高采烈的打個電話給他，丹娜接的電話，告訴我他倆已離婚，我沒說什麼。

麥克金恩是工程地質博士，另一位哈佛出身的地質學家柯曲博士是猶太人，喜歡耍大牌，言語刻薄，樹敵不少。我們三人常在我的房間談論美國及歐洲的政治、宗教、音樂、經濟、人種及資本主義跨國企業的運作。我們與森林局粗獷的工程人種不同，我由這兩位科學家學到不少，成長了許多，也變得更美國化。後來三人都去大學教書 — 麥克去紐西蘭，我去台灣。

要辭職前不久，戈登又邀我去他所管林場參與一項工程。那是冬季，賽拉山區已然覆雪，我們一路開車進入一片巨大的紅杉木及道格拉斯樅木林，滿目銀白。林中竟有一個小湖，尚未完全結冰，一艘小小的空划船孤獨的泊在湖雪中。於是，我由川端康成的「雪鄉」連想到柳宗元的「江雪」- 但是這靜寂的世界並沒有給我禪或佛的感覺。日本文學的特色是風雅、物哀、空寂，然而，巨大的紅杉木或道格拉斯樅木高達 300 英尺，與東方的細緻截然相異。

### 「亞裔聯盟」的困惑

國家森林局是個本土性極強的機關，許多退役軍人及備役軍人加入，保守及好戰。但是時代在改變，總局有黑人員工工會，還有西班牙語系工會，主要是墨西哥人，因為加州是 19 世紀美國從墨西哥搶來的 (還有其他四個州)。加州是亞裔大本營，當然有不少亞裔員工，卻一直沒有一個亞裔工會。於是日裔發起籌組，因為日裔在二戰時被集體關入集中營，政治警性極高，也團結。然而華裔在人數上遠超過日裔，只是華裔順從性高，全是小雜貨店、洗衣店，小餐廳店主的後代，領袖慾相當低。如此讓日裔帶頭非我所願。於是捉住一個地利及人合的機會，說服大家由我出來帶頭組「亞裔同盟」。實際上，這種高度政治敏感的組織，絕對應該由生長在美國的亞裔帶頭，我的台灣經驗 (及台灣語言) 根本不是一碼子事。但是出生在一個父母都是台灣領袖人物的家庭，身體裡流著負責、正義、道德的血液，所以必須要代表華裔強出頭做亞裔領導，不讓其他亞裔超前。人事處長約我談話垂詢，我說這只是個交誼及文化組織，不是爭權奪利及抗爭團體 (其實根本就是個向白人爭權及利的組合)。他說只要組成，下去一定有人會將其轉化為純政治性 (其實說的就是我)。

那些美國友人也用異樣眼光看我，他們困惑與我交情友誼那麼好，一個溫和、謙遜、相當美國化的我為什麼要出來搞這個？語氣似乎有被欺騙的感覺。我的頂頭上司說你弄這麼個 **disinteresting thing** (這英文字我第一次聽到).....。最後人事處逮到機會拔掉我的職位，但妙的是薪水照領，希望我另謀高就。我找了打民權官司的律師準備告美國政府。最後和解，聯盟成立，總局撥了大筆錢給我辦成立大會，風光，風光。

我喜歡那些有禮、勤奮、誠實及幽默的白人，卻不得不出面帶頭 — 那是個人的選擇，但並不是我的心願，也不是我的專長，成立之後及時退位，由下一個華裔繼任。這件事餘波盪漾數年後終歸於平靜，好友還是好友，森林還是森林，工程還是工程 — 人生的一個小插曲，事情總是要發生及經過的。

## 金黃雨樹的歌曲

麥克金恩在離去紐西蘭大學教書時問我：『你告訴我童年生活幸福，現在每年回台灣，準備在那兒退休？』我說人要報恩，每年回去義務為工程單位做顧問，因為台灣給了我 16 年的教育。他想了想，說：『我小時父親橫死，貧窮，到處流浪，打散工。看到別的小孩快樂，那是他們的快樂，不是我的快樂，我沒有時間做小孩.....。』現在他將帶美麗的妻子去紐西蘭，那兒有更美麗的森林及湖泊。他會記得在美國淒悲的童年？另一位柯曲博士滿心愉快的辭職去加州大學教書，臨行與上級大吵，我幫他忙整理打包，他送我一隻銅製貓頭鷹，貓頭鷹從古希臘時期即代表智慧。我卻感覺柯曲有聰明，沒有智慧。

沒幾年，我也辭職返台照顧年邁多病的父母。辭職前上級要我考慮留職停薪。我說無法預料父母還有多久。他想了想，猶豫道：『要是戰事呢.....？』於是在向各林區辭行時，順便問美國是否應為台灣的安全出兵，沒想到都說不，認為沒有為中國人的內戰犧牲美國子弟的必要。於是，我不免想到：如果是歐洲國家就不同了，我相信他們會說 yes — 但是我沒和任何人吵架。

這些森林裡及森林外的人一個個在我面前走來及離開。望過去，遠處是森林，近處是人生。有位森林外的說樹是站立的人，人是行走的樹，一齊經歷風雨，炎涼世態，滄桑與生命。另一位森林裡的告訴我罕見的黃金雨樹 (**Golden Raintree**)來自中國，找到黃金雨樹的就找到愛情。我知，在那層層疊疊的青綠樹林中，有一株高聳入雲的雨樹，孤獨的立在蕭蕭落木中，金黃的樹葉隨風飄浮，落在我腳前 — 人在尋找雨樹，雨樹也在尋找人。台灣的森林，美國的森林，風拂過低吟的松林，鵝毛雪片無聲落下，松鼠立在滿地松針上捧著一枚小錐果，上方湛藍的青空無語等待我的天問。

【夏烈為夏祖焯教授筆名，曾任教本校人社院】